

花月痕

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

主 编 寒 天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431 .25 印张 968 .76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204 - 05471 - 7

定价:1352 .00 元

内 容 简 介

作者魏秀仁(1818—1873),字伯肫,一字子安,又字子敦,号眠鹤主人,眠鹤道人,又号咄咄道人,不悔道人。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自幼随父研习经史,道光丙午(1846)中科举人,后屡试不第。曾任省府要职,后又执教,同治元年(1862)返乡,仍从事教学和著述,终在贫病潦倒中死去。其著作除《花月痕》外,尚有《石经考》、《陔南山馆诗话》等。

《花月痕》系近代长篇小说。又题《花月痕全书》、《花月姻缘》、《花月痕全传》。共52回。叙写韦痴珠、刘秋痕与韩荷生、杜采秋两对才子、妓女穷达升沉迥然不同的经历。韦痴珠风流文雅而怀才不遇,终身潦倒,困顿而死,刘秋痕也以身殉情;韩荷生伟才硕学,得到达官贵人赏识而飞黄腾达,立功封侯,其所狎妓女采秋亦从归而封一品夫人。在鲜明的对比中,寄寓了作者怀才不遇之感和对功名利禄的渴望与追求。作品为我国第一部以妓女为主要人物的长篇小说,内容上虽属“狭邪”,但在艺术上善于通过人物的行动和神态变化揭示人物的心理;语言流畅优美,极富表现力。近代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称“最初写小说是走的《花月痕》的路子”。

目 录

花月痕

第二十六回	彤管生花文章有价 围炉煮雪情话生春	(2)
第二十七回	痴婢悔心两番救护 使君高义一席殷勤	(12)
第二十八回	还玉佩憨书生受赚 讨藤镯戇太岁招灾	(22)
第二十九回	消寒小集诗和梅花 谐老卜居园游柳巷	(31)
第三十回	看迎春俏侍儿遇旧 祝华诞女弟子称觞	(42)
第三十一回	离恨羁愁诗成本事 闲情逸趣帖作宜春	(54)
第三十二回	秋心院噩梦警新年 摹云楼华灯猜雅谜	(63)
第三十三回	丽句清词三分宿慧 花香灯影一片艳情	(71)
第三十四回	汾神庙春风生麈尾 碧霞宫明月听鶯弦	(78)

第三十五回	须眉巾帼文进寿屏 肝胆裙钗酒阑舞剑	(86)
第三十六回	一声清磬色界归真 百转柔肠情天入幻	(95)
第三十七回	廷推岳荐诏予清衔 风暖草熏春来行馆	(101)
第三十八回	癘砑无灵星沉婺女 棣华遽折月冷祗园	(108)
第三十九回	燕子覆巢章台分手 雁门合镜给事班师	(114)
第四十回	意长缘短血洒鹃魂 人去影留望穷龟卜	(120)
第四十一回	焦桐室枯吟絮别恨 正定府沥血远贻书	(128)
第四十二回	联情话宝山营遇侠 痛惨戮江浦贼输诚	(136)
第四十三回	十花故事肠断恨人 一叶惊秋神归香海	(143)
第四十四回	一刹火光秽除蝉蜕 廿年孽债魂断雉经	(152)
第四十五回	竹竿岭旧侣哭秋坟 枞阳县佳人降巨寇	(160)
第四十六回	求直言梅翰林应诏 复浔郡欧节度策勋	(166)
第四十七回	李谿如匹马捉狗头 颜卓然单刀盟倭目	(174)

第四十八回	桃叶渡萧三娘排阵 雨花台朱九妹显灵	(184)
第四十九回	舍金报母担粥赈饥 聚宝夺门借兵证果	(194)
第五十回	一枝画戟破越沼吴 八面威风靖江镇海	(202)
第五十一回	无人无我一衲西归 是色是空双棺南下	(210)
第五十二回	秋心院遗迹话故人 花月痕戏场醒幻梦	(217)

第二十六回 彤管生花文章有价 围炉煮雪情话生春

话说二十六日,系明经略冬阅之期。先期,荷生吩咐搭个彩棚,挂上珠帘,携采秋赴教场,看了一日。是晚,荷生回营办事去了。采秋自归愉园。

此时夜漏初长,采秋拥篝独坐,忽想起庚子山《华林园马射》的赋来,默诵一遍,却忘了数句。教红豆检出,看了一眼,也就撂开。和衣上床躺去,合着眼,只睡不着,便想摹仿做个《并门孟冬大阅》的赋,想了一会,就有了开首序语一段,因坐起来,唤香雪印一银合香篆,慢慢的起。恰好红豆泡上一碗龙井茶,顿觉助兴。教红豆端了笔砚,随便取一张素纸,就在灯下作了一序一赋,约有一千余字。差不多两下钟,才收拾去睡。

次日收罢,觉得晨熹黯淡,移步帘外,见云光穉匝,雪意溟蒙。因进来闭着风门,向北窗坐下,取出赋稿,修饰一过。适有荷生习楷的白折堆在案头,随手取一本,却已套有印格,便磨墨蘸笔,作起楷来。红豆在旁伺候,频频递着茶汤,拨着炉火。不一会,早誊完了。喜是没错一字,含笑向着红豆道:“我倘变个男子,去做这些应制功夫,就也不准荷生旁若无人了。”

正在得意,只见香雪上来回道:“欧老爷、梅老爷来找爷,看门的告诉他爷没有来,他却进来,在客厅坐着。娘还见他不见?”采秋道:“你请他上房坐吧。”

一会,采秋出见。原来两人是为着他会榜的座师是个古

文家,明年七十寿诞,要求荷生替他做一篇散行寿序。采秋道:“荷生这两天怕不得空,我替你荐一个好手笔吧。”小岑道:“是谁?”采秋道:“痴珠不好么?”剑秋道:“算了,我就是从他那里来。他说是奇特的人墓志家传,他才肯下笔,似此应酬文字,他自己要用,也须倩人。你还荐他么?”采秋笑道:“他现办的席面,不通是应酬笔墨么?”小岑道:“他那里肯办一个字?通是那两个帮手胡弄局。”采秋道:“痴珠这种孤癖,真也不对。读书做人到那高不可攀的地位,除了我们,怕就没人赏识他了。”剑秋笑道:“我们还配?他说一家骨肉,四海宾朋,都不是他真知己;只秋痕,说他‘不是此刻世界上的人’,是他真知己。”采秋道:“这也真话。五石之瓠,大而无当;拳曲支离之木,匠氏过而不顾。这四句就做得痴珠后来的传赞了。”

此会北风大作,剑秋道:“闲话休题,荷生今天想是不来,我们还访他去吧。”采秋道:“我有个拜盒寄给荷生,你教跟人替我带去吧。”剑秋道:“你唤丫鬟取去。我怕下雪,要走了。”采秋道:“我去就来。”说着,便由靠北蕉叶门进去。半晌,香雪捧个洋漆描金小拜盒,并个红纸小封,交给跟人,两人就走了。

这里荷生收过拜盒,将两人延入,自将来意说了。荷生也荐痴珠,小岑含笑把前话一一告诉。荷生也觉好笑,不得已,即行答应。两人坐一会,从炕上玻璃窗内望见后院同云密布,便赶着走了。

荷生到了里间,将愉园寄来小封拆开,是把小钥匙。就打开小拜盒,却是一本白折。取出展开,见蝇头小楷写得匀整得很,却是一篇赋,笑吟吟的诵了一遍,携到书案上,密圈细点,讽咏数遍。瞧着表,早是二下多钟。便唤青萍,吩咐套车,赶向愉园。

采秋迎上楼来，荷生道：“好手笔！”采秋笑道：“不要谬赞，替我看了没有？”荷生道：“我僭易数字，和你商量看，好不好？”一面说，一面叫人将拜盒携入，递给采秋。采秋检出瞧一瞧，笑道：“你易了数字，通好。只是何苦这样滥圈！”荷生正要答应，楼下小丫鬟报说：“韦老爷、洪老爷过来。”

荷生、采秋迎到梯边。紫沧道：“天冷得很。”荷生道：“要下雪哩。”痴珠上了扶梯，向荷生说道：“那天失迎，你和剑秋就留得好诗。”采秋道：“你的和作也好。”痴珠道：“你见过么，”荷生指着东壁道：“那不是。”紫沧瞧那两张色笺上写的题是《次绮怀诗题后原韵，并质春镜楼主人》，诗是七绝八首，因念道：

“筌篴朱字是邪非，裙布连朝理嫁衣。
一洗红颜磨蝎恨，镜鸾指日看双飞。

修到寒梅此福难，阳春独自占冬残。
江郎一手生花笔，可作金铃十万看。

学唱澳依谱偶填，可怜春恨竟年年。
劳君惜翠留佳句，一笑莺花醉梦天。

钟情苦我卖多痴，菜市街头月上时。
一掬灵均香草泪，玉参差好为谁吹？”

说道：“好句似仙。”又往下念道：

“涉江花影蘸双双，水部诗心艳绮窗。
他日春风蓉镜下，戕戕得意理归舫。

年来客鬓渐成丝，走马胭脂异昔时。
尽有惊鸿与平视，感甄未敢赋陈思。”

说道：“押思字好得很。”荷生道：“痴珠才大如海，他稿里次韵之作，还有洋洋大篇三叠四叠的。”痴珠道：“我送给你八本诗稿，你通看过么？”荷生道：“我瞧是瞧了一遍，下笔的才有一半。大约就中可存的什有六七，我慢慢替你去取吧。”痴珠道：“好极！你和采秋通要给我一篇序。”采秋道：“我也配替人作序？”

这里紫沧正念第七首的诗是：

澄波莲叶自田田，绝好清娱侍马迁。
灵气只今巾帼萃，相如才调女婵娟。

荷生道：“女相如今日竟有一篇《羽猎赋》，采秋，你取给他瞧吧。”采秋道：“我是个邯郸学步，算不了什么。”

此时窗外沙沙的响，早一阵阵撒起玉屑来。紫沧念完第八首是：

朔雪初晴鸟语来，文园病起且勾留。
秦云塞草燕支月，落落青衫已十秋。

笑道：“才说雪晴，天却又下了。”就也过来，和痴珠同看这本白折写的赋。见书法珠圆玉润之中，另有一种飘飘欲仙丰致，早赞不绝口。痴珠念道：

“古者司马之职，中冬大阅而狩田；睢鳩之官，十月顺时而讲武。白旗秋载，驾月令之七驂；黄竹寒吟，乘风驰

之八骏。狩歌甫草，弓矢斯张；猎校上林，鞞鞞有爽。莫不武节瀚逝，协气旁流；期门清尘，野庐扫路。封圻所掌，著为令典已。我国家之命将也，诗咏《出车》，礼隆推毂。国土之坛既拜，将军之阃遂开。君子有谷，元老壮猷。功炳于三军之师，化穆乎七旬之格。岂特桓桓夫子，赳赳武夫，学万人之敌，作万里之城云尔哉！

经略以椒房懿戚，珂里世臣，督师河上，驻节并州。功德享乎燕诒，勋名图于麟炳。接云中之雉尾，踵车后之鹰扬。寇准借以抚循，韩琦坐而静镇。抒筹边之伟略，宣专阃之灵威。漕转关中，萧何裕本根之计；寇穷淮上，王景足控驭之谋。然犹谦德自撙，公忠田懋；吐哺握发，延览英雄；鞠旅陈师，日闲舆卫。所以幕府得一时之人杰，军佐皆绝代之将才。

往岁秦中逆民滋事，经略畛域之心不设，水火之救弥勤。亲率精兵，日驰百里，惊砂入面，坚冰在须。先声远树，铜马闻羽檄而降；一夕成功，回鹘望令公而拜。潼关日丽，硖石云屯，东行匝月之劳，西土万家之福。岂止营屯细柳，媲美条侯；菱憩甘棠，兴歌召伯？固已陆 龙 水栗，泥首于畏威；海陬山陬，铭心于饱德也。

于时玄英应律，丹鸟司晨，塞草云黄，剑花霜白。经略乃拥玄狐，驾黑骆，临于讲武之场。千剩雷动，万众鳧趋，羽盖风张，牙旗雪卷。蒞飞则虎幄遥开，扈从则豹房晨启。乃下令大操：香霏步障，异金谷之名园；会集兜鍪，同华林之习射。雁翎掠地，鹰架插天。集六部之良家，奋两河之壮士。列阵分屯，旗翻豆绿；分朋别队，襦映梅红。于是布鸳鸯之阵，扬翡翠之旌，驰唐公之 龙，萃华元之

犀兕。游陟云林，周历烟渚。山谷为之风飏，林丛为之尘上。铜鼓鼙鸣，铁衣蚁聚。赐赉之锦霞堆，论赏之钱山积。《长杨》所不能赋，《羽猎》所不能详也。

既而槐荫礼成，汾堤日暮；鸾鹤归林，烟云拥树。玉颜微霁，宾从咸怡；戎政既修，景福爰集。某也与寓目焉，因敬谨以陈词，愿雍容而献赋。其辞曰：

‘榆关春小，董泽秋阑。霜乌依日，塞雁惊寒。草枯玉砌，花冷金鞍。修故典于良月，阅技勇于材官。’

经略乃选天驷，驾云辇，凉生晋水，路出汾川。一条径软，万骑声阗。坡平草剃，林爽风穿。疏槐漏日，残柳凝烟。彩仗共粉榆相映，和鸾与箫管齐宣。天开锦幄，地遍花毡。

将举烽而代鼓，先警众以鸣鞭。鳧藻心倾，欢虞情畅。炮石雷轰，戟门风壮。翠葆成围，蜂旗叠障。刁斗无声，军书高唱。东西组甲之兵，左右绣袍之将。无何鹰隼飞腾，熊黑驰突，阵结连环，彩高仗钺；散为蝴蝶，五花八门，团作鸳鸯，春云秋月。耳目纷其陆离，神采飞而焕发。矫如戏水之龙，健若摩天之鹞；香尘辟易以飞扬，电影奔驰而灭没。三驱竣事，三耦升堂；弯弧落雁，破的穿杨。悬熊正设，画虎侯张；星流雨集，走潜飞翔。鹄晕圆而月皎，棚云破而风扬。步射礼终，马驰绮陌。弓劲有声，蹄轻无迹。狮花奋而扬镳，猿臂撑而射石。贯毂之矢纷投，织锦之鞞络绎。控玉勒而星摇，拥鞦弓而雾积。

乃有汉家飞将，塞上雄才，班师马邑，罢战龙堆。曾建功于绝域，得侍从于层台。技能贯虱，令拯衔枚。恰弯弓而满月，倏噪鼓而惊雷。乐工告阙，赉踢初行；铜山合

徒，锦市俱倾。壮表里河山之色，慰就瞻云日之情。石楼霞烂，绣壤风清。

惟顺时而布政，乃乐备而礼成。眷回车而言迈，祝景福之时呈。”

紫沧说道：“研《都》炼《京》，锦心绣口。”痴珠道：“斑经鰲歌扇，鲍令晖赋茗，对此麟麟炳炳之文，能无愧色？”采秋道：“你们总是说好。其实算是我作的，自然不好也好。倘说是你们孝廉，茂材做的，就也平常了。”痴珠忽然半晌不语，却高吟杜诗《冬狩行》道：

“飘然时危一老翁，十年厌见旌旗红。喜君士卒甚整肃，为我回辔擒西戎。草中狐兔尽何益，天子不在咸阳宫。朝廷虽无幽王祸，得不哀痛尘再蒙。呜呼！得不哀痛尘再蒙！”

竟洒涕冒雪走了。

荷生晓得痴珠别有感触，送出大门回来，叹道：“古之伤心人！”因也吟杜诗道：“玉觞淡无味，胡羯岂强敌？长歌激屋梁，泪下流衽席。”采秋接着道：“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才大难为用。”就留紫沧小饮，到二更天，值雪少止，坐车而去。

荷生送了紫沧，倚在水榭西廊栏杆上，领略一番雪景。真个琼装世界，玉琢楼台。因触起痴珠稿中的诗句，吟道：

“飞来别岛住吟身，玉宇琼楼证净因。
如此溪山如此雪，天公端不负诗人。”

正欲回步，蓦见采秋到了跟前，说道：“怎的半天不进去，

却站在雪地里吟诗？”荷生从雪光中瞧采秋披件大红哆罗呢的斗篷，越显得玉骨珊珊，便携着手道：“你看这水榭，不就是海上的瑶岛么？我真欲终老是乡，不必别求白云乡矣。”采秋道：“你喝了酒，这一阵阵的朔风扑面吹来，寒冷异常，进去吧。”

此时红豆提一盏荷叶灯也来了，就引着两人慢慢步上楼来。香雪向铜炉内添些兽炭。荷生高兴，教红豆掬了一铜盆的雪，取个磁瓶，和采秋向炉上亲烹起茶来。采秋吟道：

“羊羔锦帐应粗俗，自掬冰泉煮石茶。”

荷生笑道：“你还不如党家姬哩。”采秋道：“怎说呢？”荷生道：“他买得，你买不得。”采秋默然，停了一停，泪眼盈盈说道：“我的心，你还不知道么？”荷生道：“这也不用说了。只是你决意下月走么？”采秋淌下泪来，哽咽半晌，说道：“我爹病，我总要回去看他一遭。自古父母在堂，做侍妾的也许归宁。就算我已经到了你家，得着这个信，求你给我回娘家一两个月，你难道不依么，而且我终身的事，也要和我爹说去。他是个男人，自然比我妈明白些。紫沧平日和我爹还说得来，我先走，你教紫沧随后也走，大约这事总有八分停妥。万有不然，我这身终算是你的。正月以内我自行进省，彼时他们也不能说我不待父母之命。你道是不是呢？”

荷生叹一口气道：“你说的都是，我能说你半句的不是么？只是天寒岁暮，教我把这别绪离情作何消遣呢？”采秋听了，扑簌簌吊下泪来。荷生眼皮一红，忍着泪说道：“人生离合悲欢，是一定之理。我也不学痴珠，作那儿女嗟嚅、楚囚相对的光景。事已至此，只得给你走吧。”

说着便站起身，喝了茶，开着风门，向楼外望着园中一片

雪光,觉得冷森森的,因复归坐,说道:“我这会有了几句诗,我念着,你写,好么?”采秋点一点头,移步到长案边,教红豆磨墨,自行检张笺纸,向方椅坐下,蘸饱笔等着。只听荷生吟道:

“压线年年事已非,泪痕零落旧征衣。
如何窈窕如花女,也学来鸿去燕飞?”

荷生一面吟,采秋一面写,到了末句,便停着笔,接连流下几点泪来。荷生又吟道:

“相见时难别亦难,绸缪絮语到更残。
脂香粉合分明在,检作归装不忍看。”

荷生吟这一首,声音就低了好些。采秋刚才抹干了眼泪,提起笔来写了一句,却又滚出泪来,便站起身来,咽着声说道:“我不能写了,你自己写去吧!”荷生只得接过笔来写下去。第三、四首是:

箜篌一曲谱新填,便是相逢已隔年。
珍重几行临别泪,莫教轻洒雪中天。
锤情深处转成痴,不欲人生有别时。
偏是阳关随地遇,声声风笛向侬吹。

采秋瞧了这两首,竟忍不住呜呜咽咽的哭了。荷生也落下泪来。红豆在旁,赶着拧手巾给两人拭了脸,又递上茶。半晌,采秋噙着泪说道:“我先教我妈走,我挨过你的生日再走吧。”荷生不语。这会天渐开了,风亦稍停,两人也非复先前凄楚了。后来采秋迟走二十日。那《大阅赋》竟为明经略赏识,此

是后话。正是：

幼妇清才，一时无两。
屈指归期，春三月上。

欲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痴婢悔心两番救护 使君高义一席殷勤

话说痴珠满腔孤愤，从愉园上车，向秋心院赶来。时正黄昏，晚风刺骨，朔雪扑衣，好是一箭多地就到了。

步入月亮门，跛脚和那小丫鬟站在台阶上，将棉袄前襟接着雪花顽耍。瞥见痴珠，一个便打开南屋软帘，一个跑入北屋告诉秋痕。秋痕迎了出来，说道：“好好天气偏是不来，这样大雪何苦出门呢？”一面说，一面替痴珠卸下斗篷风帽，教小丫鬟取过鞋，换下湿靴。

痴珠见秋痕打个辫子，也不涂粉，却自有天然丰致，身上穿件旧纺绸的羔皮短袄，青绉纱的棉裤。便携着手，同入北屋。觉得一阵阵梅花的香扑入鼻孔，便说道：“梅花开么？”秋痕道：“你回去那一天就开了数枝。你怎的隔两天竟不来呢？我又没得人去瞧你。”痴珠道：“我为着差人回南边去，忙了一日。第二日却为游鹤仙自蒲关来了，他就住在李太太公馆，我饭后去回看他，就给他兄妹留住，到三更多天才得回寓。今日清早要来看你，却被小岑、剑秋绊住脚。吃过饭，正吩咐套车，紫沧又来，我只得和他同到愉园。鹤唳风声，天寒日短，我倒像个隋炀帝汲汲顾景哩！”秋痕不语。

痴珠尽管向玻璃窗瞧着雪，望着院里梅花，也不理会。忽听得哗喇一响，吓了一跳。回头见满地残羹冷炙，秋痕满脸怒容，坐在方椅，只是喘气；两个丫鬟和一个打杂，眼挣挣的瞧着。痴珠忙问道：“怎的？”秋痕一言不发。打杂的说道：“我们